

我国羌语支语言的复辅音声母： 类型及源流*

燕海雄

[提要] 羌语支语言中存在着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共时类型复杂多样，历时发展循序渐进，在汉藏语言中极具语言类型学价值和历史语言学意义，是探讨汉藏语言音节结构演变的极好材料。在现代羌语支语言中，可以充当前置辅音的音类有塞音、擦音、鼻音、边音以及颤音等，可以充当后置辅音的音类有擦音、颤音、边音以及近音等。复辅音声母有多种来源：有的是古代的遗留；有的在古代形式的基础上进了一步，但现在仍表现为复辅音声母；有的在上述基础上更进一步，现在表现为单辅音声母。复辅音声母和单辅音声母之间互动频繁，主要表现为复辅音声母的简化。这个简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步演变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 羌语支 单辅音声母 前置辅音 后置辅音 类型

在藏缅语族语言内部，复辅音声母的分布极不平衡，其中羌语支语言^①中的复辅音声母最多，藏语支和景颇语支语言中的复辅音声母次之，而彝语支和缅语支语言中的复辅音声母最少（《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50-52；马学良主编 1991:226-227、235-243；燕海雄 2022a, 2024）。羌语支语言中存在着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共时类型复杂多样，历时发展循序渐进。羌语支语言中不仅有较为常见的二合复辅音声母，而且有较为少见的三合复辅音声母，甚至有极为罕见的四合复辅音声母。

羌语支语言中的复辅音声母与汉藏语言音节结构的历时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共时角度看，单音节性是现代汉藏语言音节结构的重要特征；从历时角度看，单音节化是古代汉藏语言音节结构的演变共性。单音节性是单音节化的结果，单音节化是单音节性的动力。现代羌语支语言的声母类型保留了较多的古代语言特征，是古代羌语支语言发展演变的结果。本文选取了 12 种现代羌语支语言（分别为羌语、普米语、嘉戎语、木雅语、尔龚语、尔苏语、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藏缅语言的音节类型及演变共性研究（22BYY174）”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专家对论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并致诚挚谢意！文中错误与纰漏之处，均由笔者负责。

^① 我国学界普遍认可的羌语支语言有 13 种，其中 12 种是现代语言，另 1 种是古代语言（即西夏语）。本文选取的 12 种羌语支语言的音系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的语言》（孙宏开等 2007），同时参考了其他研究成果中的藏缅语材料，如“《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系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东亚语言语音词汇数据检索系统”，戴庆厦主编的“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系列丛书”，江荻等主编的“中国民族语言语法标注文本系列丛书”，曹志耘主编的“中国濒危语言志系列丛书”等。

纳木依语、史兴语、扎坝语、贵琼语、拉坞戎语以及却域语),探讨羌语支语言复辅音声母类型及其实现机制和可能途径。

一 复辅音声母概况及相关问题说明

在羌语支语言内部,复辅音声母的分布也不平衡。有的语言或方言有200多个复辅音声母,如尔龚语、嘉戎语;有的语言或方言只有几个复辅音声母,如史兴语、却域语;有的语言或方言已没有复辅音声母,如尔苏语中部方言、羌语南部方言龙溪土语等(孙宏开等2007:837;孙宏开2016:9)。马学良主编(1991:226-227)按照结构类型将羌语支语言的复辅音声母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分别为:(1a)续音(鼻音、擦音、边音、颤音、半元音)前置型;(2a)塞音前置型;(3a)续音后置型。孙宏开等(2007:837)、孙宏开(2016:9)根据结构类型将羌语支语言的复辅音声母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b)三合复辅音声母[前置辅音+基本辅音+后置辅音];(2b)二合复辅音声母[前置辅音+基本辅音];(3b)二合复辅音声母[基本辅音+后置辅音]。在第(2b)类型中,部分羌语支语言还出现了[鼻冠+浊塞(擦)音]与[鼻冠+清送气塞(擦)音]之间的对立,并认为这种情况在藏缅语族中比较少见。从上述两种不同的分类可以看出,相同的音类可以占据不同的音节位置,不同的音类可以占据相同的音节位置;相同音类占据不同的音节位置可能会导致不同的音节功能和演变趋势,不同音类占据相同的音节位置可能会导致相同的音节功能和演变趋势(燕海雄2011:312-319)。

柯蔚南(Coblin 1986:13)构拟了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马提索夫(Matisoff 1991:490-504)构拟了原始藏缅语言的音节结构,丁邦新(1998:2-32)构拟了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等。上述各家构拟都涉及到了复辅音声母的音节结构问题,存在较大的差异。马提索夫(2015)认为流音之前的是前缀,词尾辅音之后的是后缀;柯蔚南(Coblin 1986:13)和丁邦新(1998:2-32)则认为介音之前的是辅音,元音之后的是辅音。孙宏开(1999)讨论了原始汉藏语前缀和复辅音的区别,认为原始汉藏语既可能有前置辅音,又可能有前缀,反对把前置辅音和前缀混为一谈,并认为前置辅音“从一开始就是词根的一部分,因此今天在构拟原始汉藏语或原始藏缅语的音节结构时,一定要把它作为词根的一部分构拟出来”。本文采用孙宏开(1999)的构拟形式,即基本辅音之前存在前置辅音,基本辅音之后存在后置辅音。

关于前置辅音和前缀的问题,学界已有不少讨论。马提索夫(2015)认为:“凡是原始词形起首的某个成分只在部分后代语言出现,却不见于其他后代语言,它就有可能是前缀,无论我们能否赋予它具体的意义。”我们认为:①“原始词形起首”是根据后代语言构拟出来的,这个“词形起首”到底是不是“原始”还需要系统论证;②造成“只在部分后代语言出现,却不见于其他后代语言”至少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正如马提索夫(2015)认为的那样,“只在部分后代语言出现”是已经产生前缀的现象,“却不见于其他后代语言”是尚未产生前缀的现象。第二种可能正如孙宏开(1999,2015)认为的那样,“只在部分后代语言出现”是代表较为早期的语言现象,而“却不见于其他后代语言”是语言进一步发展的结果;③“可能是前缀”,也就是说可能不是前缀。如果不是前缀,那就有可能是前置辅音了。前置辅音和前缀的来源是不同的;④如果是可以确认的前缀(例如讨论比较深入的使动范畴s-及其相关标记),在构拟词汇的原始词形时,应该或者必须要讨论这些已经识别的或确认的前缀,但必须要跟“原始词形”区别开来,因为它们是后起的语言现象,并不是原始共同

语的早期形式，不能跟那些尚未确认的、大批量的前置辅音混淆起来；⑤如果不能确认是前缀，只能处理为复辅音声母中的前置辅音；⑥截至目前已经识别出来的前缀还很不系统。我们不能用不系统的、少数的前缀冲淡或者掩盖系统的、占到大多数的前置辅音；⑦这些“前缀”在多少“原始词形”里出现过？多少才算多？多少才算少？多到多少才算是“前缀”？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⑧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尚未被识别、暂时只能被处理为“前置辅音”的语音现象将来还有可能被挖掘出来并认定为“前缀”。

关于后置辅音与介音、声母、韵母的关系问题，包智明（Bao 1996）认为介音的归属难以定论，端木三（Duanmu 2000:25-30）认为介音归属声母，朱晓农（2005:36-40）将介音视为独立于声母、韵母的单位。孙宏开（2001）认为从共时角度看不能混淆后置辅音和介音的差别，但从历时角度看后置辅音是介音的重要来源。孙景涛（2006）根据来自形态构词方面的证据认为介音从本质上看是介于声、韵之间，因而与双方都有潜在的联系。从音节结构上看，介音位于基本辅音（声母）与主要元音（韵母）的中间；从功能上看，主要是为了调节之前（声母）与之后（韵母）的调音空间而或弱化、或增生的一类过渡性音段。从历时来源上看，介音可能是后置辅音弱化后留下的语音痕迹，也有可能来自韵母（燕海雄 2011:83-89）。孙宏开（1999，2015）进一步指出前置辅音与前缀之间的差异以及可能的历时关系，同时也指出了后置辅音与介音之间的差异以及可能的历时关系。

在羌语支语言中，可以充当前置辅音的音类有塞音、擦音、鼻音、边音以及颤音等，可以充当后置辅音的音类有擦音、边音、颤音以及近音等。塞音充当前置辅音的语言较为少见，塞擦音充当前置辅音的语言未见，擦音、鼻音以及其他音类充当前置辅音的语言较为常见。擦音充当后置辅音的语言较为少见，边音、颤音以及近音等充当后置辅音的现象较为多见。

二 前置塞音的类型及其源流

羌语支语言中的塞音可以充当前置辅音，但分布不均衡。塞音在有的语言中可以充当前置辅音，在有的语言中不可以充当前置辅音。在塞音可以充当前置辅音的语言中，并非所有塞音都可以充当前置辅音，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在现代羌语支语言中，塞音充当前置辅音的语言较少，其中以嘉戎语和扎坝语最为典型。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羌语支语言中塞音充当前置辅音的情况

语言	前置塞音	复辅音声母
嘉戎语	p-, k-	pts-, psr-, ktʃ-, kpj-
扎坝语	p-, b-	pts-, ptsh-, pt-, ptʃ-, ptʃh-, pz-, ptɕ-, ptɕh-, pɕɕ-, phz-, bd-, bdz-, bz-, bdz-, bz-, bj-

塞音作为前置辅音，与不同音类之间的组合能力存在差异。嘉戎语有 9 个塞音，其中仅有双唇塞音和软腭塞音可以充当前置辅音，组成 4 个复辅音声母，分别举例如下：pts-[ka-ptsɑ]“珍惜”、psr-[ka-psruŋ]“保护”、ktʃ-[kə-ktʃən]“短”、kpj-[ka-kpjət]“估计”（孙宏开等 2007:887-889）。比较嘉戎语中的前置塞音，双唇塞音只能位于齿龈塞擦音和龈后擦音之前，而软腭塞音只能位于龈后塞擦音和双唇塞音之前。扎坝语有 9 个塞音，仅有双唇塞

音可以充当前置辅音，组成 16 个复辅音声母，分别举例如下：pts-[ptsia¹³]“鸡”、ptsh-[ptshu⁵⁵]“湖”、pt-[tɛ³³pte⁵⁵]“嚼”、ptʂ-[ptʂu¹³]“胸”、ptʂh-[ptʂh¹³]“酒”、pʒ-[pʒ¹³]“船”、ptɕ-[je⁵⁵ptɕi⁵⁵]“马蹬子”、ptɕh-[ptɕho⁵⁵]“出产”、pcɕ-[tʰ³³pcɕe⁵⁵pcɕe³³]“闭(口)”、phz-[phzʰ⁵⁵]“穉穉”、bd-[dy⁵⁵bdy⁵⁵]“打架”、bdz-[bdz³³lu⁵⁵]“属蛇”、bz-[a³³bza⁵⁵]“安装”、bdʒ-[bdʒō¹³]“学”、bz-[bzi¹³]“野牦牛”、bjj-[o⁵⁵bjj⁵⁵bjj³³]“(水)漩”(孙宏开等 2007:1000-1002)。比较扎坝语中的前置塞音，双唇不送气清塞音的组合能力最强，双唇不送气浊塞音次之，双唇送气清塞音最弱。从基本辅音看，双唇塞音(充当前置辅音)与塞擦音(充当基本辅音)的组合能力最强，与擦音(充当基本辅音)的组合能力次之，与塞音(充当基本辅音)的组合能力最弱。从复辅音声母的组合搭配看，塞音充当前置辅音的能力极不平衡，与扎坝语比较，嘉戎语塞音的搭配能力更弱。此外，羌语中仅有小舌浊塞音可以充当前置辅音，但出现频率极低，在部分人口语里正处在脱落的过程中(孙宏开等 2007:846-847)。从历时的角度看，羌语支语言中的前置塞音是一种较为古老的音节现象，当前正处在逐步弱化并脱落的过程中，较为常见的弱化倾向于选择擦音化道路，形成前置擦音现象；较为少见的弱化倾向于选择喉塞音化道路，形成前喉塞音、擦音、鼻音等系统的音系现象；另外还有可能选择边音化、颤音化等道路(孙宏开 1985;《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56-61; 马学良主编 1991:235-236; 燕海雄 2011:197-240, 2022a, 2024)。

三 前置擦音的类型及其源流

羌语支语言中的擦音可以充当前置辅音。与塞音充当前置辅音的现象比较，擦音充当前置辅音的现象较为常见。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羌语支语言中擦音充当前置辅音的情况

语言	唇齿音	齿龈音	龈后音	卷舌音	龈腭音	软腭音	小舌音	喉音
羌语							χ-	
普米语		s-						
嘉戎语 ^①		s-	ʃ-					
尔龚语	v-	s-、z-		ʒ-				h-
尔苏语								h-
扎坝语	f-、v-			ʂ-、ʒ-				
拉坞戎语	f-、v-	s-、z-		ʂ-	ɕ-、ʑ-	x-、ɣ-	χ-、β-	

擦音充当前置辅音的能力在不同羌语支语言中存在较大差异。木雅语、纳木依语、史兴语、贵琼语以及却域语中的擦音不能充当前置辅音。羌语(小舌擦音)、普米语(齿龈擦音)、尔苏语(喉擦音)中有且仅有 1 个擦音可以充当前置辅音。嘉戎语中有 2 个擦音(分别为齿龈擦音和龈后擦音)可以充当前置辅音。扎坝语中有 4 个擦音(分别为唇齿擦音和卷舌擦音,各分清浊)可以充当前置辅音。尔龚语中有 5 个擦音(分别为唇齿擦音、齿龈擦音、卷舌擦

^① 齿龈擦音和龈后擦音在嘉戎语中可以充当前置辅音，其中位于浊辅音之前时读作浊擦音，位于清辅音之前时读作清擦音。前置辅音的清浊特征与基本辅音的清浊特征呈现出对立和互补的关系。

音以及喉擦音，其中齿龈擦音可为清或浊）可以充当前置辅音。拉坞戎语中有 11 个擦音（分别为唇齿擦音、齿龈擦音、卷舌擦音、龈腭擦音、软腭擦音以及小舌擦音，除卷舌擦音仅有清擦音，其他部位的擦音都各分清浊）可充当前置辅音。

擦音充当前置辅音与不同音类之间的组合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拉坞戎语唇齿擦音可以与塞音、塞擦音、擦音、边音、颤音以及近音等基本辅音组成 23 个复辅音声母。齿龈擦音可以与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边音、颤音以及近音等基本辅音组成 28 个复辅音声母。龈腭擦音可以与塞音、擦音等基本辅音组成 3 个复辅音声母。软腭擦音可以与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边音、颤音以及近音等基本辅音组成 21 个复辅音声母。小舌擦音可以与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边音、颤音以及近音等基本辅音组成 29 个复辅音声母等（孙宏开等 2007:1032-1039）。结合各语言的情况综合考察，能与擦音一起组成复辅音声母的基本辅音音类体现出以下等级序列：[塞音、塞擦音、鼻音]>[边音、颤音、近音]>[擦音]。在充当基本辅音的塞音和塞擦音内部，也体现出以下等级序列：[不送气清塞（擦）音、不送气浊塞（擦）音]>[送气清塞（擦）音]（燕海雄 2017，2022a）。

从历时角度看，擦音充当前置辅音的现象在羌语支语言中多有体现。古代羌语支语言中的前置擦音在现代语言中已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有的语言保留早期的语音特征（属于语音遗留）；有的语言已有发展，但依然保留擦音的性质，经常表现为软腭擦音或喉擦音；有的语言在喉擦音的基础上进一步弱化并脱落，发展为单辅音声母等。现代羌语支语言中的前置擦音可能有多种来源，其中一部分来自古代羌语支语言中的前置擦音，还有一部分来自古代羌语支语言中的前置塞音（孙宏开 1985；《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编 1991:56-61；马学良主编 1991:235-236；燕海雄 2011:197-240，2022a）。此外，个别语言个别词语中的“前置擦音”也有可能是后起的，如书面藏语中的部分词语具有前缀 s- 表达使动范畴等功能（杜若明 1990；孙宏开 1998，1999，2015）。目前识别出来的这种具有形态功能的类似前缀还不具系统性，在没有判断出具体的构词功能时，还不能全部归入“前缀”，只能暂时归为前置辅音。

四 前置鼻音的类型及其源流

羌语支语言中的鼻音可以充当前置辅音，但分布也不均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有的语言中可以充当前置辅音，在有的语言中不能充当前置辅音。第二，在可以充当前置辅音的语言中，有的鼻音可以，有的鼻音不可以。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羌语支语言中鼻音充当前置辅音的情况

语言	双唇音	齿龈音	龈腭音	软腭音	小舌音
嘉戎语	m-	n-		ŋ-	
木雅语	m-	n-	n-	ŋ-	N-
尔龚语	m-	n-			
尔苏语		n-			
史兴语		n-			N-
扎坝语	m-	n-			
贵琼语		n-			

拉坞戎语	m-	n-		ŋ-	
却域语	m-	n-	ɲ-	ŋ-	

鼻音充当前置辅音的能力在不同羌语支语言中存在较大的差异。羌语、普米语、纳木依语中的鼻音不能充当前置辅音。尔苏语和贵琼语有且仅有齿龈鼻音可以充当前置辅音。尔龚语、扎坝语以及史兴语各有两个鼻音可以充当前置辅音，其中尔龚语和扎坝语中分别为双唇鼻音和齿龈鼻音，史兴语中分别为齿龈鼻音和小舌鼻音。嘉戎语和拉坞戎语各有3个鼻音可以充当前置辅音，分别为双唇鼻音、齿龈鼻音和软腭鼻音。却域语有4个鼻音可以充当前置鼻音^①，分别为双唇鼻音、齿龈鼻音、软腭鼻音以及龈腭鼻音。木雅语有5个鼻音可以充当前置辅音，分别为双唇鼻音、齿龈鼻音、软腭鼻音、龈腭鼻音以及小舌鼻音。

前置鼻音与基本辅音之间的组合能力在不同的羌语支语言中存在较大的差异。拉坞戎语中的双唇鼻音可以与塞音、塞擦音、鼻音等组成14个复辅音声母，齿龈鼻音可以与塞音、塞擦音、擦音、边音、颤音以及近音等组成22个复辅音声母，软腭鼻音可以与塞音和擦音等组成9个复辅音声母（孙宏开等 2007:1032-1039）。从拉坞戎语的组合搭配情况可以看出：第一，不同的鼻音充当前置辅音的能力是不同的，可以体现出以下等级序列：[齿龈鼻音]>[双唇鼻音、软腭鼻音]；第二，能与前置鼻音一起组成复辅音声母的音类（充当基本辅音）体现出以下等级序列：[塞音、塞擦音]>[擦音]>[边音、闪音、近音]>[鼻音]。上述两条等级序列在现代羌语支语言中具有共性，前置鼻音的有无与多少以及与基本辅音之间的组合关系具有密切的联系。从前置鼻音的聚合类型看，齿龈鼻音充当前置辅音的现象较为多见，双唇鼻音和软腭鼻音充当前置辅音的现象较为少见；反映到历时的视角上，前置的齿龈鼻音较难也较晚脱落，而前置的双唇鼻音和软腭鼻音较易也较早脱落。从与基本辅音的组合类型看，复辅音声母[前置鼻音+基本塞音（或基本塞擦音）]较为多见，而复辅音声母[前置鼻音+基本鼻音]较为少见；反映到历时的视角上，复辅音声母[前置鼻音+基本塞音（或基本塞擦音）]最难也最晚启动简化程序，而复辅音声母[前置鼻音+基本鼻音]最易也最早启动简化程序。其他音类（包括擦音、边音、闪音、近音等）充当基本辅音的现象从共时的角度还是从历时的角度都介于中间（燕海雄 2022a）。

五 其他前置辅音的类型及其源流

除了塞音、擦音、鼻音外，羌语支语言中的齿龈边音、齿龈颤音、齿龈边擦音、齿龈近音等弱气流机制音段充当前置辅音的现象较为常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语言有尔龚语、拉坞戎语以及嘉戎语。具体情况见表4。

表4 羌语支语言中其他弱气流机制音段充当前置辅音的情况

语言	前置辅音	复辅音声母
	l-	lp-, lph-, lb-, lt-, lth-, ld-, lk-, lg-, ldz-, ltch-, lm-, lŋ-, lv-, ly-, lɣ-, lɛ-, lw-

^① 有些语言中的前置鼻音在调音部位上并不对立，或者对立并不显著，音系归纳的时候可能会合并处理为齿龈鼻音。这种处理办法在我国语言学界较为常见，可能对上述结论造成一定的干扰。

	w-	wph-、wb-、wth-、wd-、wɕ-、wtɕh-、wɕ-、wm-、wn-、wŋ-、wv-、ws-、wsh-、wz-、wzɿ-、wɛ-、wz-、wl-
拉坞戎语	r-	rp-、rph-、rb-、rt-、rth-、rd-、rk-、rkh-、rg-、rq-、rqh-、rts-、rtsh-、rdɕ-、rtɕh-、rdɕ-、rcɕ-、rcɕh-、rj-、rv-、rz-、rɛ-、rz-、rɣ-、rɕ-、rm-、rn-、rn-、rŋ-、rl-、rj-
	l-	lp-、lph-、lb-、lt-、lth-、ld-、lkh-、lg-、lqh-、ltsh-、ldɕ-、ltɕh-、ltɕh-、ldɕ-、lm-、ln-、lŋ-、lv-、ly-、lg-
	ʎ-	ʎts-、ʎtɕ-、ʎk-
嘉戎语	r-	rb-
	l-	ld-
	w-	wd-
	j-	jg-

弱气流机制音段充当前置辅音的聚合类型在不同语言中存在较大的差异。尔龚语中有 2 个弱气流音段可以充当前置辅音，分别为齿龈边音和唇腭近音。拉坞戎语中有 3 个弱气流音段可以充当前置辅音，分别为齿龈颤音、齿龈边音以及齿龈边擦音。嘉戎语有 4 个弱气流音段可以充当前置辅音，分别为齿龈颤音、齿龈边音、唇腭近音以及龈腭近音。

弱气流机制音段（充当前置辅音）与不同音类（充当基本辅音）之间的组合类型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嘉戎语中，齿龈颤音、齿龈边音、唇腭近音以及龈腭近音等充当前置辅音的组合能力极弱，只能与塞音（充当基本辅音）组成 4 个复辅音声母（孙宏开等 2007:887-889）。在尔龚语中，由齿龈边音充当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有 17 个，而由唇腭近音充当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有 18 个。上述两个前置辅音（齿龈边音和唇腭近音）在尔龚语中的组合能力基本相当（孙宏开等 2007:925-930）。在拉坞戎语中，由齿龈颤音充当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有 31 个，由齿龈边音充当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有 20 个，由齿龈边擦音充当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有 3 个。上述三个前置辅音（齿龈颤音、齿龈边音以及齿龈边擦音）在拉坞戎语中的组合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齿龈颤音最强，齿龈边音次之，而齿龈边擦音最弱（孙宏开等 2007:1032-1039）。从历时的角度看，弱气流机制音段充当前置辅音是音节演化的结果，即由强气流机制音段（例如充当前置辅音的塞音和擦音）弱化而来，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弱化并最终脱落。前置塞音的弱化主要有四条道路：第一条是擦音化道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发展为喉擦音并最终脱落；第二条是颤音化、边音化以及近音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弱化并脱落；第三条是喉塞音化道路，在此基础上可能形成前喉塞的塞音、擦音、鼻音、边音以及近音声母等；第四条是鼻音化道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发展为鼻冠的塞音、塞擦音、擦音以及近音声母等（孙宏开 1985；《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56-61；马学良主编 1991:235-236；燕海雄 2011:197-240，2022a，2024）。

六 后置擦音的类型及其源流

擦音充当后置辅音的现象在藏缅语族语言中较为少见。与藏语支、景颇语支、彝语支以

及缅语支语言比较, 羌语支语言中的后置擦音较为常见。具体情况见表 5。

表 5 羌语支语言中擦音充当后置辅音的情况

语言	唇齿音	齿龈音	龈后音	卷舌音	龈腭音	软腭音
羌语		-z-		-ʒ-		
普米语			-ʒ-	-ʒ-		
尔龚语				-ʒ-, -ʒ-	-ʒ-, -ʒ-	
尔苏语		-s-, -z-		-ʒ-, -ʒ-		
纳木依语		-s-, -z-				
拉坞戎语	-v-					-ʒ-

擦音充当后置辅音的情况在不同语言中存在较大差异。嘉戎语、木雅语、史兴语、扎坝语、贵琼语以及却域语中的擦音不能充当后置辅音。纳木依语中有且仅有 1 个调音部位的 2 个擦音可以充当后置辅音, 分别为齿龈清擦音和齿龈浊擦音。羌语、普米语以及拉坞戎语各有 2 个调音部位的 2 个擦音可以充当后置辅音, 其中羌语分别为齿龈浊擦音和卷舌浊擦音, 普米语分别为龈后浊擦音和卷舌浊擦音, 拉坞戎语分别为唇齿浊擦音和软腭浊擦音。尔龚语和尔苏语各有 2 个调音部位的 4 个擦音可以充当后置辅音, 其中尔龚语分别为卷舌清擦音、卷舌浊擦音、龈腭清擦音以及龈腭浊擦音, 尔苏语分别为齿龈清擦音、齿龈浊擦音、卷舌清擦音以及卷舌浊擦音。

擦音充当后置辅音与不同音类之间的组合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普米语共有 11 个擦音, 仅有卷舌浊擦音和龈后浊擦音可以充当后置辅音, 其中卷舌浊擦音充当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有 4 个, 分别为 $pʒ[pʒi^{55}y^{55}]$ “属猴”、 $phʒ[phʒi^{55}]$ “黄酒”、 $bʒ[bʒa^{13}]$ “梯子”以及 $mʒ[mʒi^{55}]$ “菌子”; 龈后浊擦音充当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有 3 个, 分别为 $pʒ[pʒi^{55}]$ “肠子”、 $phʒ[phʒi^{55}]$ “好”以及 $bʒ[bʒi^{55}]$ “腐烂”。普米语卷舌浊擦音和龈后浊擦音充当后置辅音时存在音位变体, 即后置擦音的实际音质与基本辅音的清浊性质保持一致, 当基本辅音是清辅音时读作清擦音, 基本辅音是浊辅音时读作浊擦音(孙宏开等 2007:869-871)。拉坞戎语共有 11 个擦音, 仅有唇齿浊擦音和软腭浊擦音可以充当后置辅音, 其中唇齿浊擦音充当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有 3 个, 分别为 $thv-[thvə^{55}thva^{55}]$ “水泡”、 $tɕv-[skə^{55}tɕvər^{33}]$ “左撇子”以及 $cɕhv-[cɕhva^{53}]$ “桦树皮”; 软腭浊擦音充当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有 2 个, 分别为 $ty-[tyə^{53}]$ “拳头”和 $dy-[dyu^{55}]$ “年、年龄”(孙宏开等 2007:1032-1039)。

擦音充当后置辅音极具羌语支特色。后置辅音的特征与基本辅音的特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发声类型看, 基本辅音是清辅音时, 后置辅音倾向于清擦音; 基本辅音是浊辅音时, 后置辅音倾向于浊辅音。从调音部位看, 当基本辅音为齿龈音、龈腭音、硬腭音等时, 后置辅音则倾向于由唇齿擦音、软腭擦音以及唇腭近音等充当; 当基本辅音为唇音或软腭音时, 后置辅音则倾向于由龈后擦音、齿龈擦音、龈腭擦音、卷舌擦音、齿龈颤音、齿龈边音、硬腭近音、齿龈近音等充当。从历时的角度看, 在现有的后置辅音系统中, 擦音充当后置辅音的情况在汉藏语言中代表着较为古老的历史层次。随着音节结构的简化, 后置辅音也会弱化并有多种演化路径: 第一, 其音节特征可能影响基本辅音的特征, 经常表现为双重调音(例如腭化、唇化等); 第二, 其音节特征可能与基本辅音融合, 经常表现为塞擦音声母(例如龈

腭塞擦音声母、卷舌塞擦音声母等)；第三，其音节特征可能会进一步弱化为常见的介音系统；第四，其音节特征可能转移到韵母中去，形成后响复元音韵母（孙宏开 1985，1999，2001；《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50-69；马学良主编 1991:235-243；徐世璇 1995；江荻 2002:434-508；燕海雄 2011:160-196，2022b，2024）。

七 其他后置辅音的类型及其源流

除了擦音外，齿龈边音、齿龈颤音、硬腭近音、唇腭近音等在羌语支语言中可以充当后置辅音。具体情况见表 6。

表 6 羌语支语言中其他音类充当后置辅音的情况

语言	齿龈边音	齿龈颤音	硬腭近音	唇腭近音
嘉戎语	-l-	-r-	-j-	-w-
尔龚语	-l-			
扎坝语	-l-		-j-	
拉坞戎语	-l-	-r-	-j-	

齿龈边音、齿龈颤音、硬腭近音、唇腭近音等充当后置辅音的情况在不同语言中存在较大差异。尔龚语有且仅有齿龈边音可以充当后置辅音，扎坝语中的齿龈边音和硬腭近音可以充当后置辅音，拉坞戎语中的齿龈边音、齿龈颤音、硬腭近音可以充当后置辅音，而嘉戎语中的齿龈边音、齿龈颤音、硬腭近音以及唇腭近音可以充当后置辅音。

齿龈边音、齿龈颤音、硬腭近音、唇腭近音等充当后置辅音与不同音类之间的组合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嘉戎语中可以充当后置辅音的弱气流机制音段有 4 个，分别为齿龈边音 -l-、齿龈颤音 -r-、硬腭近音 -j- 以及唇腭近音 -w-，常见的二合复辅音声母有 pl-、kl-、ʃl-、wl-、sl-、pr-、phr-、br-、tsr-、sr-、kr-、khr-、gr-、ʃr-、pj-、phj-、wj-、kj-、lj-、sj-、sw- 以及 zw- 等，常见的三合复辅音声母有 mgl-、ŋgl-、mphr-、mbr-、nkhr-、ndzr-、ŋkr-、ŋkhr-、ŋgr-、spr-、skr-、zbr-、zgr-、ʃpr-、ʃkr-、zgr-、phsr-、kpr-、kpj-、mpj-、mphj- 以及 spj- 等（孙宏开等 2007:887-889）。

从发声类型看，后置辅音以浊音为主。从调音部位看，齿龈塞音充当基本辅音的复辅音声母较为少见，一般倾向于双唇塞音和软腭塞音。从历时的角度看，复辅音声母[齿龈塞音+后置辅音]最先也最易发生变化：发生基于调音方法的变化（塞擦音化为主，擦音化为辅）或发生基于调音部位的变化（硬腭音化和龈腭音化等），保留基本辅音或保留后置辅音（孙宏开 1985，1999，2001；《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50-69；马学良主编 1991:235-243；徐世璇 1995；江荻 2002:434-508；燕海雄 2011:160-196，2022b，2024）。

八 结 语

羌语支语言的复辅音声母在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中，既有保留，更有创新。从音节结构看，不同音节位置上的辅音有着不同的构音能力。前置辅音主要由塞音、擦音、鼻音、边音、

颤音以及近音等充当。从历时的角度看,塞音充当前置辅音的现象代表着较为古老的音节现象,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擦音化方向,二是喉塞音化方向,其中擦音化更为常见。现代羌语支语言中的前置辅音具有多种来源,前置塞音可能是古代羌语支语言的遗留。前置擦音、前置边音以及前置鼻音等可能是古代羌语支语言的遗留,也有可能是现代羌语支语言的创新(如来自前置塞音的擦音化、边音化等)。后置辅音主要由擦音、边音、颤音以及近音充当。从历时的角度看,擦音充当后置辅音的现象较为古老,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步弱化,并进一步发展为四种常见的语音现象:①表现为双重调音(例如腭化、唇化等);②表现为塞擦音声母(例如龈腭塞擦音声母、卷舌塞擦音声母等);③表现为介音系统;④表现为复元音韵母的韵头。羌语支语言中的复辅音声母不仅数量多,而且结构复杂。从共时的角度看,复辅音声母具有多样性特征;从历时的角度看,复辅音声母具有连续统特征;多样性特征和连续统特征是汉藏语言音节结构逐步演变的结果。复辅音声母在羌语支语言中的简化速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有些复辅音声母简化得快一些,有些复辅音声母简化得慢一些;第二,有些语言简化得快一些,有些语言简化得慢一些。简化的速度与复辅音声母的结构类型、羌语支语言的发展状态等因素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 丁邦新. 1998. 《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 载丁邦新著《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第2-32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杜若明. 1990. 《藏缅语动词使动范畴的历史演变》, 《语言研究》第1期.
- 江 获. 2002. 《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马学良主编. 1991. 《汉藏语概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孙宏开. 1985. 《藏缅语复辅音的结构特点及其演变方式》, 《中国语文》第6期.
- 孙宏开. 1998. 《论藏缅语动词的使动语法范畴》, 《民族语文》第6期.
- 孙宏开. 1999. 《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一》, 《民族语文》第6期.
- 孙宏开. 2001. 《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三》, 《民族语文》第6期.
- 孙宏开. 2015. 《前缀, 前置辅音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有关汉藏语系音节结构构拟的讨论》,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孙宏开. 2016. 《藏缅语族羌语支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孙宏开、胡增益、黄 行主编. 2007. 《中国的语言》,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孙景涛. 2006. 《介音在音节中的地位》, 《语言科学》第2期.
- 徐世璇. 1995. 《彝语语言塞擦音声母初探》, 《民族语文》第3期.
- 燕海雄. 2011. 《论东亚语言塞音的音变规则》, 上海: 中西书局.
- 燕海雄. 2017. 《论汉藏语言擦音的类型与共性》, 载《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编委会编《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第一辑)第164-193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燕海雄. 2022a. 《藏缅语前置辅音的类型与共性》, 《暨南学报》第9期.
- 燕海雄. 2022b. 《汉藏语言复元音韵母的类型及来源》, 《民族语文》第3期.
- 燕海雄. 2024. 《我国藏语支语言的声母: 类型及其发展》,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编. 1991.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詹姆斯 A.马提索夫. 2015.《藏缅语前缀的动态演化：澄清一些误解》，孙天心、田阡子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 2 期。

朱晓农. 2005.《上海声调实验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Bao, Zhiming. 1996. The syllable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312-354.

Duanmu, San. 2000. *The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tisoff, James A. 1991.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prospec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469-504.

Coblin, South W.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of the Qiangic Languages in China: Types and Evolution

YAN Haixiong

[Abstract] There are abundant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in the Qiangic languages, with diverse synchronic types and uneven diachronic development. The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in the Qiangic branch have great linguistic typological valu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 significance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y are excellent data for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syllable structures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In modern Qiangic languages, the consonants that can serve as pre-initials include the plosives, fricatives, nasals, laterals, trills, etc., while those that can serve as post-initials include the fricatives, trills, laterals, approximants, etc. The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in modern Qiangic branch have multiple sources. Some are retentions of the ancient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some others are later developments from ancient consonant clusters, though still in the form of consonant clusters. Some ancient consonant clusters go even further and evolve into single consonant initials in modern languages. There is a freque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and single consonant initials,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simplification of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The simplification is not an overnight development, but rather a dynamic process of gradual evolution.

[Keywords] Qiangic branch single consonant initial pre-initial consonant post-initial consonant
typology

（通信地址：100872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